

Valentine X Heinrich

姦屍車機台...

自從遭到殺手突擊，他們曾共居的小別墅內已近乎無人生活的氣息，餐桌上不再出現豐盛的晚餐，只剩下一支玫瑰，孤零零地乾枯在花瓶裡。

范倫丁碰了下玫瑰，幾片花瓣顫巍巍地落下，湊近一聞，殘枝上已無香氣，就像他的身體一樣。

只是他不知為何就是無法將他拋棄。

海因里希渾身赤裸，躺在凌亂的床上，遠遠看來如同在一夜歡愛後睡著了一般。但只要走近，便無法忽視額間的那道彈孔，周圍的皮膚已經有些腐爛，臉頰仍像紙張般乾枯。擦不掉的黑褐色血漬，染了繃緊的眼皮，又污了僵硬的嘴角。

腹部原來略微柔軟的肌肉腫脹了起來，變得更加柔軟，本就偏涼的身體，現在已經徹底失去溫度，至於海茲身上特有的麝香氣味，已經變得很淡很淡，在腐臭味下若隱若現。

范倫丁將鼻尖埋在對方的脖頸，以便最大化地嗅聞那Beta腺體的味道，他的手不自覺滑向對方的下體，那兒濕漉漉的，昭示著先前幾天的淫靡。

也許是易感期的緣故，也許是因為他已中了那曼陀羅味的毒，范倫丁覺得自己硬的厲害。脫下褲子，將那雙喪失力氣的腳抬到肩上，他的陰莖很容易就進入了被前幾次留下的精液弄得冷黏的後穴。至少那裡比先前還要鬆軟得多，在屍體最僵硬時，他得抹上潤滑劑才得以進入。

他像機器般反覆抽插著，一具僅僅為了解決自己慾望的機器。房間裡只有床的嘎吱聲和碰撞身體的單調聲響，他竟開始想念起對方那從前讓他急欲吻去的聲音。他想他會縱容海茲刻意的呻吟，如果還有機會的話。

讓他奇怪的是，這種近乎強姦的性交竟然也會讓他感到快意，也許是因為對象是他的緣故。范倫丁用力地抽插，原本深陷對方腿肉的手往他略微發黑的腰摟去。

若是從前，海茲會仰起頭，呻吟著叫他的名字，有時則會靠過來親吻他。現在他的頭好似半斷的樹枝，隨著范倫丁的律動一下下撞在吸滿血污的枕頭上。范倫丁趕緊用手護住那顆上下晃蕩的頭顱，幾縷金黃色枯髮纏在他的指尖上——那是除了瀏海外僅剩的頭髮，其餘早已隨著子彈變成黏在牆上的零散組織。它們已經和著一些被打爛的大腦和碎頭骨，裝盒並置於床頭櫃上

范倫丁盡量不讓手指滑入海茲頭顱後方破碎的大洞中，那有可能會將眼珠戳出，毀了海茲此刻尚算平和的面孔。他的手往下，撫到濕軟的脖子，這讓他忍不住再度靠了過去，將臉埋在被屍斑染黑的後頸。

他在腐爛味中再度抓著了一股略為濃郁的麝香味，那充滿情慾的味道直衝腦門，直達他的下身。再度猛力抽插了幾下，他在對方生殖腔內成結，而射精的同時，他又咬了那早已不再運作的腺體。腐肉的味道和血的腥味在他的口中擴散，讓他再也遍尋不著熟悉的麝香味，於是他鬆開了嘴，早被咬爛的後頸上留下了兩道如月彎似的齒痕。

早知如此，從前就該多咬幾下那個地方。這樣想著，范倫丁吻了下海茲額間的彈孔，那正好是他們結束時，他慣常親吻的所在。然後他將對方的身體靠在自己的身上。海茲的雙眼輕閉，就像過度疲憊，只能毫無力氣地將頭顱靠在自己的肩窩上睡覺那樣。

「晚安，我的海茲。」范倫丁低聲說。

至於海因里希，他略微上揚的嘴角，猶如因傾心之人對他道晚安而淡淡微笑著。

<<fin.>>